



王庆红在第三届崇礼168越野赛中。



梁晶(左)和赵家驹在2020年天门山越野赛后。



他们为什么跑个不停

放弃吗

西藏奔赛一个月后,顾冰参加了2017年UTMB(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)。这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越野赛事之一,很多中国越野选手梦想夺冠,至今只有两人如愿。

当时顾冰不到30岁,野心勃勃。他在大理训练了一个多月,每天在山上跑5个小时以上。比赛开始,他连续跑了11个小时,抵达海拔1000多米的山腰处。山上刮起大风,他被汗水浸透的身体开始迅速冷却。

紧接着,雨夹雪来了。气温骤降,顾冰忍不住颤抖,头发晕,双脚发软。他强撑着继续跑,结果一头栽倒在距离山顶几百米的水坑里,失去意识几十秒钟。

他从水坑里爬出来,又走了十几分钟,到达山顶营救房,裹着保温毯,烤了半个小时火。

“一旦退赛,半个多月白练了。”他强迫自己继续比赛。然而再次出发后,他只坚持了20多公里,其间还在一名牧民家睡了一觉,夜幕降临,他最终决定退赛。

其实走出牧民家时,顾冰已经确信,好名次是没指望了,但他还想完赛,不想被人“看笑话”。

王庆红理解顾冰经历过的内心挣扎。作为一名业余跑手,他参加过上百场越野比赛。2017年,他在浦江,跑到50公里时,体温逐渐升高,他又坚持跑了30公里,忍耐着恶心、头晕的感觉,维持着第三名的名次。

在赛道补给点,王庆红休息了半个小时,依然没缓过来。他眼睁睁看着,后面的选手一个接一个跑过来,超过了自己。想到还要再爬一座山,他决定退赛。

越野赛的危险因素,包括失温、中暑、高原反应、崴脚、擦伤等,严重时甚至会危及选手的生命。

如果按照受重视程度给这些危险因素排序,外伤可能会排得很靠后。26岁的赵家驹是一名职业选手,曾在多项越野赛事中夺得冠军,是首位夺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。

这个湖南小伙子只有感到胸闷、恶心时才会考虑退赛。如果只是疲劳或外伤,他会硬撑下去。2018年,他跑完“八百流沙”极限挑战赛,脚部受伤,赛后不

到一个月又参加了一场21公里的障碍赛。

赵家驹回忆,当时每跑一步,就被脚背上受伤的韧带和肌肉扯得全身疼。

但已经跑到第二名了,他不愿放弃。这场比赛他赢得了6万元奖金,是运动生涯中最高的,占他当年奖金总额的四分之一。

这是越野赛事常见的激励策略,名次差一位,奖金差可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。那场赵家驹忍痛跑完的比赛,冠军的奖金几乎是第二名的两倍。

那一年,赵家驹参加了30多场比赛,之后只增未减。最频繁时,他每个周六周日各跑一场,对他来说,跑步就是“上班”。

在王庆红看来,这正是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心态差别,如同狗追兔子:“业余选手是狗,狗是为了肉跑;但职业选手是兔子,兔子是为了命跑。”

业界给这样的职业选手起了一个名字——“赏金跑者”。

奖金

成为“赏金跑者”意味着要不停奔跑,靠速度与耐力赢得奖金。全职参赛的2017年,赵家驹通过比赛能拿到十几万元奖金。此前,他在武汉一家酒店当收银员,月薪2500元。

赵家驹入行时,正值中国越野跑赛事疯狂扩张时。专业越野跑杂志《亚洲越野》曾统计,2013年之前,我国每年越野跑赛事不超过10场。2014年,为了激活体育市场,国家体育总局取消“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”审批,全国马拉松赛事、越野赛事此后不断增加,据一家国内体育旅游与赛事服务运营商统计,到2018年,越野赛事已接近500场。

奖金也在不断提高。顾冰2011年跑越野赛时,只有一场百公里越野赛有奖金。2014年,他一年赢取十几万元奖金,之后比赛奖金种类越来越多,为了吸引精英跑者,有的比赛设置十几万元冠军奖金,有的设置“破纪录奖+时间奖”,还有的直接给冠军送黄金。

就在全职跑步的这一年,赵家驹遇到了比他大5岁的良师、挚友梁晶。

5月22日,梁晶在甘肃白银

山地越野赛事故中遇难,此前,他一直是12小时超级马拉松参赛纪录保持者、ITRA(国际越野跑协会)积分亚洲排名第一人。

遇到梁晶时,赵家驹还是支付宝欠款几万元、疲于奔命的底层打工者。而在那时,梁晶已经全职跑步两年,并与探路者飞跃队签约。此后几年,他们一起主攻越野赛,在众多比赛中常并肩出现,包揽冠亚军。后来,他们无法分出胜负,开始平分奖金,或者提前商量好,参加不同的比赛,各自拿冠军。

赵家驹追赶着梁晶,越跑越快。这个26岁的年轻人清楚记得,第一次取得百公里冠军是在2017年兰州100公里越野赛上,梁晶为了给他夺冠机会,特意选择了其他赛程。赵家驹跑了第一,得到了1万元奖金,第一次登上报纸版面。

2018年9月末,赵家驹参加“八百流沙”极限挑战赛,迎来了新的商业机会。探路者飞跃队赞助他去比赛,花费全免。这次比赛,梁晶最终夺冠,他位居第二。

那场比赛进行得很艰难。为了与第三名拉开差距,他和梁晶连续跑了29个小时,睡两小时后,又开始跑。完赛时,他们已经跑了80多个小时,其间只睡了6个小时。为了不睡过头,赵家驹将设置闹钟的手机捂在胸口。

跑到300多公里时,赵家驹感觉浑身“每一块肌肉都在疼”,睡醒起身要耗费十几分钟,动作一旦加快,疼痛感便蔓延到全身。比赛中的最后一个晚上,梁赵二人只能以每小时2公里的速度行走,“跟挪一样”。梁晶甚至产生了轻度幻觉。

赵家驹不敢停下来。每到打卡点,赛事品牌方的摄影机会如约而至,他要打起精神,尽量表现得轻松,再说上几句人生感悟。

到终点后,两人对着镜头说话,疲惫得面无表情。赵家驹脱水瘦了十几斤,脚也受伤了,赛后休息了20多天。忍耐痛苦的回报是,探路者飞跃队与他签约。

加上签约费,赵家驹的收入是全职跑步第一年的3倍。但签约意味着他要更加努力地奔跑,要在每年几场大型越野赛中保

持冠军水准,如果成绩下降,签约就可能终止。

实际上,赵家驹和梁晶参加的比赛比品牌方要求的数量多,最多时一个月参加五六场,既为了积累经验,也为了拿奖金。“没有人嫌钱多,这个钱我们不拿,别人也要拿。”

他们一次次逼近生命的极限。遇到极端天气,赵家驹也不会轻易停下,而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奔跑,让身体回温。但他觉得梁晶比自己更拼,即使中暑、胸闷,梁晶也会咬牙坚持。

2019年,在赤水河谷155公里超级长跑赛中,一名选手看到梁晶在比赛途中呕吐,一边用手抠净口腔中的呕吐物,一边继续奔跑,接着吃东西补充能量。那场比赛梁晶夺冠了,赢得价值近50万元、1公斤重的黄金。

“如果比赛没有那么多人关注,也没有奖金,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去拼了。”王庆红坦率地说,奖金是他参赛的主要动力。他记得第一次拿奖金是参加一场10公里的比赛,赢了1000元。对当时月工资只有几千元的王庆红来说,这个数目不算小,他高兴地叫来几个朋友喝酒庆祝。

“人一旦尝到甜头,就会有欲望。”后来,他只选有奖金的比赛,赛程越跑越长,比赛越来越多,“周末不是在跑就是在准备跑的路上”。某一年他参加了30多场比赛,需要用备忘录来记下哪场比赛获得冠军。

2018年,只靠跑步的奖金,王庆红一年收入十几万元,比工资还高。他生长在山东一座小县城,如今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做行政工作。熬了6年,工资提高到每月7000多元,“今天重复昨天的生活”。他觉得越野赛更有激情,有上坡、下坡、碎石路,“就像人生”。

有了跑步得来的奖金,王庆红在山东老家买了房。他发现越野跑的很多选手学历不高,经济状况一般,还有不少身处底层,希望通过奖金改善生活。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选手曾在河北崇礼参加比赛,他和梁晶并肩奔跑,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,梁晶说,为了生活。他不知道跑步还能做什么,做别的钱也不多,“吃下去的是能量胶,挤出来的是奶粉钱。”